

# 2009年度原住民音樂活動觀察與評介

## —布農族、花蓮阿美族、邵族與噶瑪蘭族—

文／吳榮順 Rung-Shun Wu



### 壹、布農族音樂的現況

布農族傳統聚落位在南投縣的信義鄉和仁愛鄉、高雄縣的桃源鄉與那瑪夏鄉(舊稱三民鄉)、台東縣的海端鄉與延平鄉，以及花蓮縣的萬榮鄉與卓溪鄉。今年關於布農族傳統音樂或布農族音樂的相關活動，可以分成三個部份來觀察：(1)傳統節慶的舉行。(2)文化場的演出。(3)傳習活動。

傳統節慶的表演，五月份上述的四縣八鄉布農族聚落所舉行的打耳祭(射耳祭malahadaiya)，或是在高雄市與臺北縣市所舉行的都市布農族打耳祭，我們能夠看到族人演唱布農族傳統的音樂。這些傳統的歲時祭儀，又以高雄縣桃源鄉的打耳祭最盛大，其主因是由於該鄉已舉辦過數十年，不管經驗的傳承或活動的流程，甚至於不同部落的傳統音樂演唱，在在都顯得井然有序。相對於高雄縣桃源鄉的布農族，南投縣的信義鄉布農族人在打耳祭上的傳統音樂演唱上，保存了較多儀式音樂的傳統性，比較可惜的是因為聚落的表演過多，每一個聚落布農族人似乎無法盡興的將整套完整的布農族傳統音樂演唱出來。

除了傳統節慶以外，我們亦能在文化場中看到布農族音樂的演唱。今年的文化場演出約有20場左右，演出地點以在台東縣延平鄉的「布農部落文化園區」所舉辦的演出最多，該園區是一個擁有常態表演場地的部落劇場，因此在保存和傳習、演出和創新上，都有一定的傳統精神的堅持和新視野。而在演出團體中，南投縣信義鄉東埔國小布農兒童合唱團的表演，令人印象深刻，讓人看見了文化傳承的希望。原住民的文化斷層現象是每個族群都面臨的問題，而在馬彼得校長親自領軍之下，布農族兒童得以在學校教育系統中，學習及體悟布農音樂文化的內涵及生命力，並在比賽中獲得佳績，受邀於國內外演出，實屬難得。

相對於東埔國小布農兒童合唱團唱出傳承的契機；來自南投縣信義鄉明德村的「Lileh之聲合唱團」則唱出了布農族生命的滄勁與厚度。該團在布農音樂的保存、傳承與藝術上，皆可謂是目前布農族音樂最佳的詮釋團體。2008年初春，法國市立巴黎劇院(Theâtre de la Ville)節目經理Jacques Ervan銜命來到臺灣，為2010年春季系列演出找尋臺灣節目參與的可能性，他與來自荷蘭阿姆斯特丹熱帶劇場(Tropentheater)節目部經理Philippe，走訪全台數十個傳統音樂、舞蹈、戲曲等表演藝術團體，最後在2009年初選定南投信義鄉明德部落的布農族「Lileh之聲合唱團」16位歌者，以及3位屏東泰武鄉平和村Sepiuma部落的2位女性歌者與1位男性鼻笛演奏者，希望共同成立一個名為「臺灣原住民之聲—驕傲與純真」的節目，能在2010年1月21日-1月23日三天，分別在荷蘭阿姆斯特丹的熱帶劇場(Tropentheater)、比利時安特衛普的世界文化館(Center of World Culture)，以及法國巴黎的市立劇院(Theâtre de la Ville)巡迴演出。

在布農族今年度的傳習活動方面，花蓮縣萬榮鄉公所舉辦了「八部合音研習活動」，招收愛好布農族傳統八部合音及歌謠的國中、小學生，學習布農族的傳統歌樂。對外族人來說，聽布農族人演唱歌謠似乎千篇一律，但對於本族人來說，bunun tu sintusaus是唱了之後才覺得難。雖然布農族音樂的旋律音組織，只在do、mi、sol、do四音的泛音列排列組合之間，但是歌者聲部與聲部之間的潛在律動默契，以及布農母語的妥善運用等等，都是布農歌樂最難拿捏之處。雖然布農族人沒有舞蹈與歌唱相和，但是歌者身體的舞動，卻是發自歌者吸氣與呼氣之間的轉換，尤其是在pasibutbut流動型的聲部疊置狀態(tuilage/overlapping)中，如何提昇下一音，如何跨出下一步，「聲」、「影」、「形」、「移」必須合成一體，各個環節都是需要經過長久練習才能成形，進而唱出布農族人與這塊土地的關係。

### 貳、花蓮阿美族音樂的現況

阿美族為臺灣原住民中最多的一個族群，大部分居住在中央山脈以東的花蓮、台東的平地。依照地域、風俗的不同，阿美族可分為三個族群：北阿美群、中阿美群、南阿美群。北阿美群，又稱南勢阿美，分佈於花蓮縣鳳林鎮以北至秀林鄉之間；中阿美群則因海岸山脈相隔，又可分為居住於豐濱、大港口一帶的海岸阿美，及秀姑巒溪畔的瑞穗、奇美等地的秀姑巒阿美；南阿美群則可分為居住於台東縣的卑南阿美，與屏東縣的恆春阿美。

關於今年度阿美族音樂活動，在祭典部分，較大型活動包含6月份在花蓮縣壽豐鄉各部落所舉辦的捕魚祭，和7-8月花蓮縣各市鎮部落的豐年祭。阿美是農漁業社會，農作豐收時，在部落舉行一年一度的豐年祭，謂之ilisin，全部落的居民都要參加，是最重要的族群活動之一，其舉行的時間依地區、村落而略有所異，大致而言，都在7-9月份農作收成之後的農閒時節舉行，這個時間作為一年的終點，同時也是起點，具有多重的意義。針對過去，族人們感謝祖靈和神明的保佑、慶

祝豐收，並反省自身在過去一年中的各種表現；而面對未來，心中則滿懷希望，祈求來年的豐收。種種不同的心情與思想，都藉著豐年祭的儀式表達出來，充滿著歡樂的氣氛。阿美族的豐年祭典有其嚴密的組織、活動程序及儀式。在傳統習俗中，參加祭典的對象只限於男性族人，而整個活動程序也都是由阿美族男子來安排，婦女及兒童只能在祭典最後，跳malikoda時才會出現。

除了傳統祭典之外，阿美族在文化場的演出活動較其他族群頻繁，演出團體相當多樣化。例如Alufu原舞集主要表演的是阿美族樂舞、Amis 吾互樂團則是一支以敲打樂來傳遞阿美族傳統之美的樂團。此外還有馬太鞍部落成員所組成的馬太鞍邦查藝術團、馬可認文化藝術團，及荳蘭阿美文化藝術舞蹈團、吉安鄉阿美族文美舞蹈團、阿法隆文化藝術團、Ce'po（者播）劇團等。值得一提的是由原鄉舞蹈團所演出的劇場史詩—「七腳川Rinahen的足跡」，結合了傳統史詩與當代劇場，將阿美族人遷移、墾荒播種、立瞭望台、慶豐收等日常生活題材，精緻化搬上舞台演出。

近年來，阿美族各部落逐漸重視傳統文化的傳承，而政府相關單位亦辦理不少傳習活動，以協助族群文化的新傳。今年11月起，臺灣音樂中心針對原住民母語歌唱的教學，其中亦包含阿美族歌謠，辦理一系列研習活動，請專家及經驗豐富的演唱者，進行教學工作坊，向這些未來的母語歌謠種子教師，講授發音技巧、音樂歌詞的意義、樂與舞的搭配、樂器的運用、服裝的穿著等細節，使之全面了解阿美族音樂的內涵與美學。

阿美族音樂向來是學術研究者極欲保存與研究的對象，在臺灣音樂中心的原住民音樂研究計畫補助中，亦不乏以阿美族音樂為題材者。而在其所主辦的「許常惠教授民歌採集運動時期歷史錄音還原第二期計畫」中，阿美族音樂更佔了當中一半以上的篇幅。此計畫為針對許常惠教授於民國50年代於臺灣各地所進行的田野採集結果，將錄音資料轉化為視覺的樂譜及文字資料，以便錄音資料得以與樂譜、歌詞互相對照，讓每首音樂呈現其原來之面貌。

在執行計畫過程中，由筆者帶領研究團隊共計十一人，前往歷史錄音中之花東地區原住民部落，進行歷史錄音的田野調查工作，地點包含花蓮縣之玉里鎮德武里、玉里鎮春日里、光復鄉東富村太巴塢部落，及台東縣之鹿野鄉和平村和平天主堂、卑南鄉建和里、黃貴潮文史工作室等。工作內容主要是將音樂帶回原初的錄音地點，一首首地播放給族人們聆聽，隨後便開始訪談及確認每首樂曲之音樂類型、歌詞內涵、樂曲背景、演唱場合等相關資料。難能可貴的是，當年歷史錄音中的演唱者，包含花蓮縣玉里鎮德武里的鄭中雄、林真珠、王秀玉，玉里鎮春日里的黃春玉、曾玉花現仍健在，都成了研究團隊的訪談對象，提供了相當珍貴的口述資料。

## 參、邵族音樂的現況

關於邵族之分類，歷來為人類學者爭論的焦點。有些學者認為其為平埔族的一支，也有學者將其歸類為高山族十族之一，或稱之為阿里山鄒族的分支，亦有日籍學者將其納入布農族中。民國85年政府成立了中央部會專責機關「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邵族於民國90年8月，正式受到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的認定，成為臺灣原住民的第十族，其為原住民族中人口較少的族群，然而其祭儀卻保存的相當完整，例如豐年祭可謂是邵族最重要的歲時祭儀之一，在其中便可看到代表邵族文化的春石音、獨見於該族的公媽籃，及擔任祭司與文化傳承角色的先生嬭。

在政府的重視下，邵族經常於各地之學校舉辦文化體驗營，鼓勵年輕學子瞭解與參與部落之文化，例如南投縣政府與原住民族行政局與教育處舉辦「青少年部落文化體驗營」，讓該縣的國中生能夠體驗部落文化。在這些研習活動中，除了讓部落的年輕人，能夠認同其文化，進而達到傳承的目的，更加入了生涯規劃的內容，培育部落人才。同時，政府也積極推動原住民部落社區大學，在這些課程中，當然也包含了邵族，聘請名師從原住民的角度，講述其藝術文化讓廣大的民眾，不只是原住民，能夠客觀的、深入的瞭解原住民文化。

另外，政府更於部落中舉行部落社區營隊，在部落中營造學習的環境，鼓勵族人進行終生學習。此外，也在各地舉行相關的研習課程，例如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便於屏東成立了文化園區管理局，當中的研習課程除了邵族，也包含其他的原住民族，例如阿美族與賽夏族，提供對於原住民文化有初步瞭解的教師或文化藝術研究者研習。

除了辦理研習課程，政府相關單位也以行銷的手法推廣邵族之文化藝術，例如辦理「部落關懷體驗營」。政府與學校合辦此類課程，讓邵族文化傳承的工作能夠向下扎根。除了以行銷的手法推廣邵族文化，也有許多的社區，意識到邵族文化的之獨特與價值，而發展出該地的文化創意產業。

要振興原住民文化，更不能忽略族語的傳承，因此不侷限在邵族人口較多的南投縣，臺北市也推出了「中華民國98年臺北市語文競賽」，其中也包含了原住民族語之競賽。此外，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更推出了「原住民族語言振興人員研習班」。自97年度起，原民會也推動「原住民族語言振興六年計畫」，以及原住民族語言學習家庭化、部落化與社區化計畫，在這些族語的競賽中，是以家庭為單位，讓參加團隊以族語演出短篇話劇、舞台劇等。

在原住民人口數較多的原住民中小學，其學生也經常參與各種傳統的祭典，使得年輕的一輩有機會能夠重見傳統祭儀，例如邵族其不定期舉行的「新成立巫師祭」，便於南投縣魚池鄉的邵族祖靈地拉魯島重新舉辦。此外，各地紛紛舉辦

了許多與原住民有關之節慶，不僅侷限於音樂文化類，政府之各局處，也經常主辦與邵族有關之競賽，且競賽之主題，往往也於其文化特色有關。

在921大地震後，長期居住於日月潭湖畔的邵族，受到地震的重創後，為推動災後的重建工作，而興起了其族群意識。在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的努力下，更積極的經營邵族生活之空間，例如原民會便向行政院提報「邵族文化生活復育園區計畫」。而邵族本身也希望政府能夠規劃邵族人保護區，保存其傳統文化。

由於邵族的人口稀少，因此要以經營舞蹈表演為業是難以生存的，也由於缺乏長期的規劃，因此在永續經營上有所困難，水準也無法提升。因此政府也在近年來，補助邵族之文化演藝團體，並舉辦邵族文化市集，讓更多的民眾能夠體驗與瞭解邵族文化之美。

為了讓一般民眾能夠認識邵族藝術與當地的文化，政府結合邵族文化與旅遊觀光活動，以吸引更多的人潮，例如交通部觀光局日月潭國家風景區管理處，為推動當地的觀光產業，便將觀光與文化藝術做結合，許多的表演活動便是以邵族傳統文化，結合文學、音樂與戲劇，賦予了傳統邵族文化的新生命。交通部觀光局日月潭國家風景區管理處，亦安排原住民舞蹈等大型表演，而邵族最為人稱道的杵音，也是表演節目的常客。此外，南投縣當地的文化工作者，也以邵族的傳說故事為主題編作舞劇，於當地的大型活動中展演。

而近年來，對於邵族音樂之學術研究，雖已有部份的學者投入，撰寫學術論文與製作有聲資料，政府機構也經常舉辦各類的音樂講座，讓更多的民眾能夠體驗邵族音樂文化。然而，總體而言，以邵族藝術文化為研究主題的學者仍較少，期盼未來能夠更多的有志之士，能夠投入、關注並瞭解邵族音樂之美。

## 肆、噶瑪蘭族音樂的現況

相對於其他14個臺灣原住民族，第11族的噶瑪蘭族是一個名符其實的少數民族，噶瑪蘭族（Kavalan）是臺灣平埔族群最晚受到漢化的一族，也是目前保留平埔族群傳統文化最多的一個族群，主要分佈在宜蘭、花蓮、台東縣等地，目前以花蓮縣豐濱鄉新社部落為噶瑪蘭人較集中的聚落。歷史上有關宜蘭平原上的噶瑪蘭族的活動，是從漢人渡海來台墾地開始；1796年，吳沙率領漳州、泉州、廣東等地的移民進墾蛤仔難時，平原上即住著噶瑪蘭人，當時噶瑪蘭人分佈在蘭陽溪南、北岸，住在南岸者稱為東勢十六社，北岸為西勢二十社，清代總稱為「蘭地三十六社」。

傳統上，噶瑪蘭族的傳統信仰是「萬物有靈」，族人的靈魂觀裡，天地力量來自三面：善靈、惡靈與自然靈。從萬物有靈信仰延伸而出的是特有的祭儀文化與治療儀禮，由祭司所施行的各種繁複儀禮，也正因为噶瑪蘭人與神靈之間密不可分的關係，因此，他們的儀禮樂舞也最為獨特、多元。在噶瑪蘭的傳統文化中，歌、舞、樂三者不可分割，舞蹈往往跟隨著音樂的律動與使用不斷變化著，依照歌謠的型態與功能，我們可以分成五種不同的類型：

### 1. kisaiz治療儀式祭典樂舞

根據祭司的描述，kisaiz的治療儀式共有八首祭歌，形成一套完整的kisaiz組曲，這八首歌從呼喚噶瑪蘭神靈，經過「迎神」、「取靈絲」、「作法」、「病癒」、「敬拜神靈」到最後「送走神靈」的結束儀式，音樂與舞蹈的功能一直是儀式的重心。

### 2. 以傳統歌詞與曲調演唱的非儀式歌舞

此類的歌舞分成三個類型，不管音樂或者歌詞，族人都認為它是道地噶瑪蘭族的資產，它們分別為慶豐年（miomio sinawari）、搖籃歌（mrina）及打仗（masawa）。

### 3. 以傳統曲調填入現代創作歌詞的音樂與舞蹈

以傳統的噶瑪蘭曲調填上新歌詞所形成的音樂與舞蹈。

### 4. 外來曲調搭配噶瑪蘭歌詞的樂舞

此類樂舞的曲調有借自鄰族阿美族民歌的完整曲調或部分曲調，或採借自日據時代留下來的日本歌謠曲調為主。

### 5. 新民歌

所謂的「新民歌」是指曲調及歌詞均重新創作的現代噶瑪蘭民歌，例如由潘金榮先生所創作的〈現代噶瑪蘭人要起來〉（qasengat pa ita na kebaran）即是完全新創作的歌謠，曲調結構以do、mi、sol的分散和弦為旋律主軸，目前該曲也成為噶瑪蘭人代表其族群的新標誌。

以上對於花蓮噶瑪蘭族音樂的描述，就是目前臺灣碩果僅存的噶瑪蘭族人傳統音樂的所有。今年噶瑪蘭族人音樂活動是以傳統歲時祭儀為主，8月8日至8月10日是新社部落一年一度的豐年祭，因為新社村是一個阿美族與噶瑪蘭族混居的聚落，因此豐年祭中阿美族的歌舞和噶瑪蘭族的歌舞都能看到，但族人清楚的能分辨何時唱跳阿美族歌舞，也能巧妙的安排何時是展現噶瑪蘭樂舞的時機，因此，今年的豐年祭當中，上述的五種音樂型態仍能清晰的分辨出來。